

從中國傳統藝術的情懷 到香港藝術創作

鄧凝姿

藝倡畫廊於六月十二到九月三日舉辦「頌讚香港藝術」展覽，當中展示二十多位本地藝術家的多樣性和才華，並引起人們對如何定義香港藝術家的關注和思考。資深藝術工作者鄧凝姿觀後有感，以三位年輕女藝術家為探索切入點，分析與反思中國傳統藝術情懷對當代香港藝術的根性影響。

——編者

無可否認，香港藝術其中一環的發展，是跟中國傳統文化或藝術有深厚關係的。是次藝倡畫廊在疫情稍為緩和後，立即開始了名為「頌讚香港藝術」(Uniquely Hong Kong: A Celebration of Hong Kong Art)的展覽。從題目及策展人金昌玲論述中，展覽明顯想帶出香港藝術中受中國古典藝術所薰陶的、及其在現代化過程中發展出來的多元面貌，主要展出藝術家二十八位，最資深的為出生於一九一四年的方召麐，而最年輕的

是生於一九九〇年的許開嬌。資深藝術家受中國藝術感染是有跡可尋的，新生代的又會有什麼看法？是次討論嘗試從名單中年輕一代開始，去尋找這久遠的中國情懷跟創作的關係。

三位年輕女藝術家的中國情懷

卓家慧一九八九年生於香港，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文學士(二〇一二年)及藝術碩士(二〇一七年)學位，其後完全投入藝術創作中。其作品主要發揮在線與筆的運用上，也就是中國繪畫範疇中的工筆畫。由於是接受學院式的訓練，卓氏嘗試了不同的創作媒介後，才選擇中國繪畫形式的，其作品線條精細而穩妥，以繪畫物象為主，例如不同種類的動物，也會配上器皿、或具象徵性的自然風景圖像。卓家慧明言欣賞宋畫中的簡單、內斂和溫柔的氣質，跟自己的性情相似，在二〇一九年《時間的餘韻》展覽場刊中，她這樣說：「在這緩慢、專注、細膩的創作過程中，一切都沉靜下來。作品彷彿成為一段

段喃喃細語。」卓氏就是喜歡細細聲講話。她雖然沉醉於遠古文化的寧靜裏，但其創作方式卻是當代的，例如在下筆前，也會搜集大量文字及圖像資料作參考，並不單倚賴已有的經驗。

凌佩詩於一九八九年在廣州出生，一九九七年移居香港，二〇一二年修畢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士課程，畢業後已活躍於藝術圈子中，獲得很多展出機會，作品在二〇一三年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中展出。於大學讀書時，受王無邪老師所影響，以紙本印刷墨水打印、撕碎後、在布上拼貼重組，然後再以中國水墨在畫面上以聯想方式完成。這些作品在某程度上都極挑戰個人想像力的，不過凌氏並不全憑空想像，她原來就對有機物有相當興趣的，是次展出的作品都是從海外旅遊後留在記憶裏的風景圖像，另外她跟卓家慧一樣，創作前都會做一些資料搜集的，像是次作品的基礎圖像是從衛星圖剪輯下來的。當前香港的水墨創作其中一面，是以技巧上的實驗去開拓更自



許開嬌《香港的藍與白——疫情系列：梵高》 50x50 厘米 宣紙上礦物顏料 2020



許開嬌《香港的藍與白——疫情系列：古斯塔夫·庫爾貝》 50x50 厘米 宣紙上礦物顏料 202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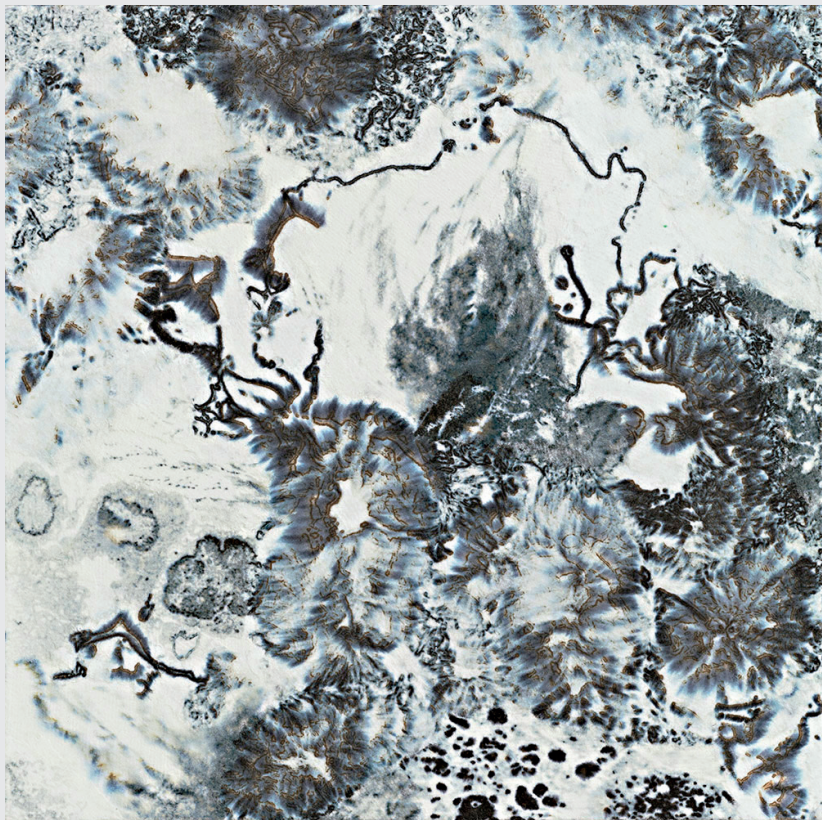
凌佩詩《路線七》 46x71 厘米 布上宣紙、墨、混合材料 2020



卓家慧《起舞弄清影》 66x36 厘米 宣紙上墨彩 2020



卓家慧《迎風舞未休》 66x36 厘米 宣紙上墨彩 2020



凌佩詩《再現性八》 23x23 厘米 布上宣紙、墨、混合材料 2020

由的想像力，凌佩詩的創作方法也有這個意圖。

許開嬌一九九〇年生於香港，在香港浸會大學攻讀視覺藝術學士學位課程，研習中國繪畫，二〇一四年到國內中央美術學院進修碩士學位，主修實驗藝術。許氏結合物料的特性及由青花瓷（blue and white）技巧繪畫的各種圖像或圖案，從兩者所象徵的意義去表達充

滿着矛盾的社會現象。例如二〇一四年《手繪紙巾》的作品，就是把線條高雅的古董青花瓷圖案畫在用後可棄的紙巾上，數量有一百件之多。是次展出作品《香港的藍與白——疫情系列》中，許開嬌用了三位藝術界熟悉的著名藝術家自畫像，分別是古斯塔夫·庫爾貝（Gustave Courbet）、弗里達·卡羅（Frida Kahlo），及文森·梵高

(Vincent van Gogh)，以礦物藍色顏料畫在宣紙上，並且為眾人物加上了口罩。另外，裝置時亦特別加上一面鏡子，當觀者觀賞時，同時也看到自己。根據藝術家的說法，希望在疫情中，為各人打氣。

全憑氣息以為根株

年輕一代選用了中國悠久的藝術寶藏去發展自己的藝術，在觀眾的角度，這些作品，在延續或更新傳統藝術上，都有一定的時代意義，但相比之下，上一代的藝術家對革新這水墨的傳統卻是較為強烈的，呂壽琨就是其中表表者。然而，藝術本身也是一個強大的課題，吸引了不少人，猶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文大學校外課程上韓志勳老師的課時，感覺他對藝術的精神追求是熱烈的，在討論無論是中外或當時本土藝術家的作品，他總是在藝術的內蘊上有很多著墨，因此對他在是次展覽的作品《遊字》（一九九四年）有較多的感覺。另外一位藝術家亦令我有很深的感受，筆者於二〇〇一年經兄長帶領到澳洲布里斯本探望周綠雲前輩，

感覺上她是一位很堅強的人，身體轉弱時仍然努力創作，後來兄長寄了一些有關我詢問香港人身份的受訪資料給她看，之後她寫了一封有關身份議題的信件由兄長轉寄給我，當中，或許可跟大家分享這位前輩，在追求藝術中的一些體會。信中提及她也有尋根之旅，如何謂中國人或香港人等，她發現「此根非我根」；又在人生的體驗中，研習「老」、「莊」、「易經」、「佛學」及「氣功」等，其中找到一句話：「嗟乎！人生如無根之樹，全憑氣息以為根株。一息不來，命非已有。所以不如找些藝術之氣來滋養一番。」資深的藝術家一生用了不少的時間在藝術的追求上，對藝術也自然地有一番的體驗。中國水墨山水作品，特別是文人繪畫，是當時創造出來的時代產品，藝術家走進無邊際的大自然中，追求個人的心靈自由，這的確是吸引了不少後來的創作者，同樣地，企圖從藝術中尋找個人的精神面貌。

（本文圖片由藝倡畫廊提供。作者為資深藝術工作者、策展人。）